

法光如學禪師相關研究之探討（一一）

釋禪慧

二、有關江燦騰論如學法師&如學禪師稱號質疑

（一）江燦騰論如學法師

江燦騰教授在《臺灣近代佛教的變革與反思》

第二輯戰後篇提到，法光寺如學禪師的宗派傳承以及斷裂，還有佛教事業的困境問題，他認為：

1. 長期以來，她只敢在自己的門下有所堅持，卻不敢對佛教界公開傳播。¹

2. 「法光佛研所的教學重點和學術研究方向，應該和如學禪師生前所屬的道場宗派特性，也就是日本曹洞禪以及臺灣曹洞禪，還有對信眾弘法的需要等都要能夠充分的配合。譬如說，如學禪師原有的日本曹洞宗法系要試圖重新建立歷史，或達成相互合作的關係，在研究上必須重點突出曹洞禪的資料建立和成果吸收，並進一步衍生成生活的曹洞禪文化，而歷史的傳承經驗以及活動的內容，都要有他宗派的特色和立場」。²

以上第二點說得很對、很好。但關於第一點本人實難認同。

歷史學家出身的江教授自己也很清楚，日本戰敗離臺後：

從大陸來臺接收日本在臺殖民政府留下空缺的國民政府，將絕大部分日本在臺的美麗佛寺當作敵產，加以沒收、轉售或建為其他用途的建築，等於大規模地抹去日本帝國在臺殖民佛教各宗派矗立此地達幾十年之久的歷史標記。而國民政府在臺實施「去日本化」的新統治方針，原已在日本在臺殖民政府撤離後逐漸展開，可是真正急劇而嚴厲執行此一新統治方針的階段，還是要到1949年國民政府在國共四年內戰中慘敗，將南京的中央政府遷來臺灣，並實施長達38年之久的軍事戒嚴體制時，才成為影響深遠的常態發展。此一政策也使得於1945（1949？）年伴隨國民政府逃難來臺的數百名親政府之大陸僧侶，藉此一解（戒？）嚴體制

而逐漸成為取代原日本僧侶在臺的優勢掌控者和新佛教意識形態的主要傳播者。於是藉著「中國佛教會」中央組織的在臺「復會」，以傳戒的資格審查和傳戒儀軌的教授，來達成其「去日本化」並「重建大陸佛教」的新佛教發展方針。³

筆者曾經請問過如學師父，「既然駒澤大學的棒球隊可以由副部長藤田俊訓率領來臺作友誼賽⁴，那您跟王進瑞老師及留日前輩們為什麼不請澤木興道禪師來臺灣教道元禪？」師父說：「澤木老師生前，我曾經好幾次申請老師到臺灣來弘法，但一直都沒有下文，直到澤木老師去世都無法成行。」¹

與家師如學上人同為澤木老師臺灣得度弟子之王進瑞老師，於1965年10月應日本扶輪社之邀請，赴東日本出席該社60周年紀念之機會，特地到京都安泰寺澤木老師靜養之所，拜見老師。同年12月21日午前1點50分，澤木老師圓寂。

王進瑞老師，法號道明，1937年赴日留學，1940年回臺，離開日本26年之後，才又見到澤木恩師，想不到這是今生最後一面。他在澤木老師紀念文〈老師和臺灣留學生〉中提及，當年曾經留日的臺灣留學生常常在會面時，彼此商量：「即使一次

也好，如果能夠迎請澤木老師到臺灣來弘揚禪佛教，那該有多好。如此的心願，不知有多少回。然皆因因緣未熟而無法實現，實在非常遺憾！」⁵ 不管是宗教有關，或是你想做的事，在戒嚴時期政治氛圍下，不一定能如你所願，換句話說任何事都難以擺脫時代環境以及各種條件的限制。

譬如在日治時代留學日本的前輩們，不分臨濟、曹洞或淨土宗的出家人在家人，他們攻讀宗教方面，特別是佛教有關的科系，回到臺灣，在二戰結束後解嚴前，幾乎英雄無用武之地，無法發揮所長，甚至有喪命之虞。二二八事件後臺灣佛教龍頭之臺南開元寺住持證光高執德老師（1896～1955）之死，難道不是殺雞儆猴嗎？這一點江教授自己亦提及「如學尼師是受日本佛教高等教育出身的，由於戰後的政權變革和大陸僧來臺長期主控，以致她屈鬱了幾十年。1987年的政治解嚴，使中國佛教會的獨霸時代結束。」⁶

對活在19、20世紀歷經不同政權，被時代洪流所擺佈的前輩們，我們是不是應該多一份的關懷與體諒！

長期以來臺灣佛教與道教、民間信仰等和平共存、彼此包容，如果想要弘揚單一的道元禪或曹洞



圖1：如學禪師指導坐禪。
（取材自《南投縣名勝古蹟碧山岩寺》）

警分局、三重學佛同修會、東山高中佛學講座、各冬夏令營擔任佛學、禪學講師；舉辦國中、小學生坐禪訓練，於國內各地主辦初、中、高級坐禪班等等不計其數。至於臺北三慧講堂每週一次坐禪共修迄今已有三十多年歷史。長久以來一直秉承師志，以弘揚禪佛教為己任，不敢懈怠。以上可參閱拙著《紅塵無處不道場》頁214～290，茲不贅述。

又，江教授認為，既然如學禪師是留學日本的，「她雖有流利的日、漢文閱讀能力，卻不能在戰後的新佛教環境

禪、臨濟禪，需要很大的福德因緣。很多的道場雖然掛上某某禪寺的名字，但從來也沒有看到他們坐禪，或做這方面的教學研究。反倒是覺力禪師、妙果和尚在世時，還有如學禪師在碧山岩時期，早晚都要領眾坐禪共修。（圖1、圖2）民國50年以後的法光寺，有開過坐禪的課程。我在法光寺時，因為喜歡坐禪，自己常會找時間去禪堂，一進入禪堂感覺像進入常寂光世界。留日前我在臺北覺苑苑辦有佛學講座、坐禪共修會，回臺後成立臺北三慧講堂圖書館，除定期佛學、佛經講座、坐禪實習外，多次應大馬佛總主席竺摩、金明、寂晃長老等之請，於馬來西亞佛學院演講，於各佛教分支會主持佛學、禪學講座，指導坐禪。（圖3、

圖4、圖5）半

個多世紀以來，

除大臺北地區臺

北市議會、文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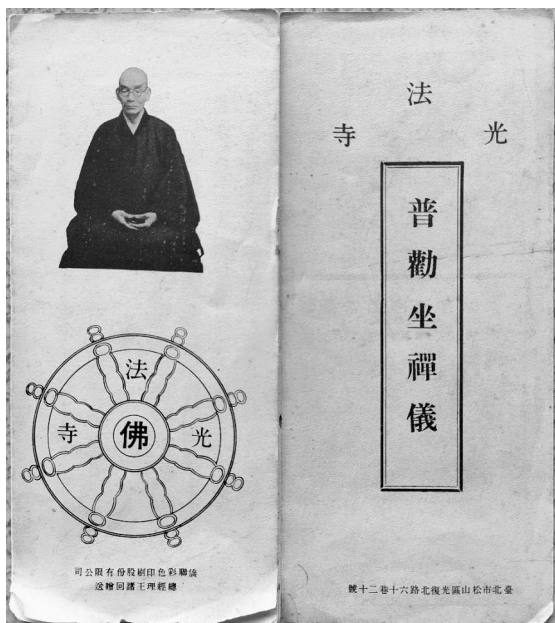


圖2：法光如學禪師的坐禪教材《普勸坐禪儀》。



圖3：臺北三慧講堂坐禪共修。（臺北三慧講堂提供）

中，熟練地使用國語（北京話）和白話文來表達；以及雖有日本曹洞宗的正統禪學修煉，卻拙於義理的素養」。⁷

以上「拙於義理的素養」這一點恕我無法贊同。請看如學上人下面兩段開示：

所謂開悟，所謂成佛，即是放下一切凡夫的梦想，凡夫的習氣，過徹底覺悟的人生。放下小我，沒有自私的我，宗下言：「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人之理想，如一百尺高的竹竿，一旦到達目的，此時不知所措，人問禪師：「怎麼辦？」師云：「再進一步！」——放下你凡夫的慾望，越過你執著不捨的標竿，你才能真正解脫！人，沒有「大死一番」就不可能有成功之日，凡夫的習氣不除，絕不可能做一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煩惱的因素只有一個——度量太狹小，容不下一切，也就是沒智慧，自己煩得不得了。

坐禪不是煩惱妄想起了，強壓住它，而是以此凡夫身與佛法打成一片，成就佛身。妄想不必理它，否則又墮入「逃避」中。一小沙彌坐禪，師問：你在做什？對曰：沒有。師又云：你不是在坐禪嗎？怎麼說沒有？如果說沒有就是在「坐閑禪」了。小沙彌曰：我也不是在「坐閑禪」，我「只管坐禪」而已。不以凡夫心來做事、修行，也不是偷閑只一味坐禪，要盡此身心與佛打成一片的坐法。⁸



圖4：臺北三慧講堂坐禪共修後經行／行禪。（臺北三慧講堂提供）

2021年筆者整理如學上人之《證道歌開示錄要》，深深覺得在戰後臺灣佛教，特別是禪宗、禪學有關之著作、開示中，極少看到像家師般能將禪融入生活，發揮得如此淋漓盡致、清楚明白，把禪的修行、精神表達出來的。這也就是三、四十年來，何以獨獨保留此遺稿及再作校正，於2022年9月起發表於《慈雲月刊》之原因。相信讀者們可以從中體會如學上之所以被稱為一代禪師及當年栩栩如生之說法，見證活潑率真、行學一如之禪者風範。

1949年國民政府遷臺後，訂北京話為國語，也就是現在的普通話、華語，語言的改變對日治一輩的人來講，必須要重新學習。師父的臺、日語十分流暢，漢文會讀會寫，一般的華語剛回臺灣時，在臺北也學過。我在法光寺時，師父每天會抽空，把《中央日報》的副刊短文，或她喜歡的文章挑出，交代我每天幫忙錄一篇，30分鐘或15分鐘都OK，有空時她就常常聽常常練。一段時間之後，成一法師等佛教會的人到法光寺拜訪，她的華語可以應付自如。

我在民國61、63年，曾奉師父慈諭主持法光佛學講座，那時我稟告師父，弟子年紀尚輕，恐



圖5：禪慧法師於大馬森美蘭州佛分會指導坐禪。（中坐者為大馬佛總主席寂晃長老）

怕不適合，等過幾年修行更精進後再來。師父說：不行，只要妳努力一定可以做得很好。平常都是師父主持，如果徒弟可以的話，就由徒弟主講。法光佛學講座每個星期都有，以臺語為主，臺語要轉作華語記錄下來，這方面的人才也不容易，而且常住的工作又那樣忙。後來師父講《證道歌》時有錄音，1981年底交由我來整理。

師父生前主持每周日佛學講座，不管是講《金剛經》，或《學道用心集》、《坐禪儀》、《道元修證義》、《信心銘》等都有她的特色，令聽眾們法喜充滿、獲益匪淺。只可惜師父法務冗繁，沒有時間坐下來好好著書寫作，以廣流傳，嘉惠後世。

江教授又認為，既然如學禪師是留日的，佛法方面在行，「她雖感歎『臺灣佛教落後日本一百年』，卻仍必須仰賴本地一些其實並不怎麼高明的『法師』和『教授』，來教導門下，以致耗費了一生寶貴時光和大量經費，來培植佛教人才，卻成效有限。」¹⁰

效果如何，見仁見智。如果說當年師父因為禮請了印順導師、續明法師、演培法師、常覺、仁俊法師等福嚴精舍的法師來教學，或慧三長老、默如、廣化、戒德、顯明、淨空法師等來上課，就代

表自己學問能力不足，實在說不過去。2006年法光佛研所第一任所長恆清法師接受國史館侯坤宏訪談時，曾提及當年（1969）辦南光女眾佛學院時「差不多能請的法師都請來教過」，「可見如學法師辦學的用心」。¹¹

有的人雖然有足夠的能力，但不一定有充份的時間或每種科目都精通。師父出身駒澤大學，禪宗方面很在行、很專業，教佛學當然也不成問題，但不一定每一科目都要自己教啊。古人不是有易子而教的說法嗎？任何一個人也不可能是萬能的。禮請學有專長的老師來教導，這方面也看出師父是有肚量的人，不怕別的法師比她講的好，不怕弟子因此跑掉。有的師父怕別人比她講的好，所以從來不會請外面的法師來開示或講課，師父有這個雅量禮請法師，特別是印老派下的法師們來教學，可見師父對弟子的養成教育非常的重視、多元，因為弟子們不一定非要學某一法門不可，對於整個禪佛教、世出世間法也都應該了解。

每個人都有他的專業、修養，禮賢下士，尊重學有專精者，不也是身為師父的一種態度與高度嗎。至於師父座下弟子，未來繼承哪一法門或學派，這要看緣份、能力及興趣，絲毫勉強不得。

註釋

1. 江燦騰，《臺灣近代佛教的變革與反思》，臺北：東大圖書，2003年，頁222。
2. 同註1，頁226。
3. 同註1，頁219。
4. 榮膺日本東京都六大學棒球代表隊前六名，曾遠征夏威夷等。
5. 澤木興道，〈雲水興道一代記〉，《澤木興道全集》別卷一，日本：大法輪，1967年，頁250、252、253。
6. 同註1，頁245。
7. 同註1，頁221。
8. 釋禪慧整編，《如學法師證道歌開示錄要》，《慈雲雜誌》第559期，臺北：大乘基金會，2023年2月號，頁29～30。
9. 釋禪慧，《八月桂花香》，臺北：三慧講堂，2018年，頁188。
10. 同註1，頁221。
11. 《恆清法師訪談錄》，國史館出版，2007年，頁118～119。

更正啟事

《海潮音》第104卷第2期〈法光如學禪師相關研究之探討（一）〉頁23第13行，3月「19、29日」為「19、20日」之誤，謹此致歉。

禪 慧 合十